1

後魏

上谷公紇羅 弟建 子題 題子悉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建德公嬰文 貞定侯陸

望都公頹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 宜都王目辰

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王宕

高涼王孤 子斤 禮子那 斤子眞樂 眞樂子禮 那子紇 紇子大曹

大曹從兄子洪威　溢弟陵　陵子瓌
瓌子鸞　鸞子大器　孤孫度
度子乙斤　乙斤子平　平子蓑
蓑子子華　子華弟子思　蓑弟珍
平弟長生　長生子天穆
天穆子儼

西河公敦

司徒石

武衛將軍謂子烏真
烏真子興都　興都子丕

淮陵侯大頭

河間公齊子陵　陵弟蘭
蘭子志

扶風公處真

文安公泥子孤　孤子磨渾

昭成九子

寔君

秦王翰子衛王儀
儀弟烈　烈子道子　道子子洛
洛子乞　乞子晏　晏弟觚
儀子纂　纂弟良
良弟輪　輪子幹　幹子禎　禎子瑞

壽鳩子常山王遵
遵子素　素子陵
陵弟陪斤　陪斤子昭
昭子玄　昭弟紹　陪斤弟忠　忠子盛
盛子懋　懋子陟　陟弟順　順子偉
盛弟秉　秉子最　秉從子毗
忠弟德　德子惺
惺子嶷　惺弟暉　暉子弼
弼弟子士　將德弟贊　贊弟淑

淑子季海
季海子亨

紇根子陳留王虔子悅 悅弟崇 崇子虔
建子琛 琛子翌
翌子暉 暉子肅 肅弟仁器
建弟子祚 虔兄顗 顗子崙

地干子毗陵王順

力眞子遼西公意烈子挾干
意烈弟勃 勃子粟
粟弟渾 渾弟庫汗

窟咄

道武七王

清河王紹

陽平王熙熙子佗 佗孫世遵
佗孫法壽 法壽子慶智
法壽弟法僧 法僧子景仲 景隆

河南王曜子提 提子平原
平原子和 和弟鑒

河間王脩

長樂王處文

廣平王連繼子渾 渾子曹

京兆王黎子吐根 吐根子蠻 蠻子乂
乂子舒 舒子善住 乂弟羅
羅弟奚 奚弟蠻
蠻弟凡 繼弟羅侯

明元六王

樂平戾王丕 子拔

安定殤王彌

樂安王範 子良

永昌王健 子仁

建寧王崇 子麗

新興王俊

太武五王

昌王伏羅

東平王翰 子道符

臨淮宣王譚 子提 提子昌 昌子武 或弟孝友

昌弟孚 孚子端

廣平簡王建 子嘉 嘉子[illegible]

深子湛 湛子法輪 湛弟[illegible]

南安隱王余

景穆十二王

陽平幽王新成 子順 順弟衍 衍子暢

衍弟欽 欽子孝 暢子敏 暢弟融

京兆康王子推 子太興 太興孫悰

太興子汴景

仲景弟退一 退子沖
太興弟遥 遥弟恒

濟陰惠王小新成 子鬱 鬱子弼 弼子暉業 鬱子暉業弟昭業
偃弟偃 偃子誕 誕子撫
偃弟麗 麗子顯和

汝陰靈王天賜 子逞 逞子慶和
脩義子均 均子則 則子文都
則弟矩 矩弟雅 雅弟襄 逞弟沈 沈弟脩義

樂良厲王萬壽 子樂平 樂平子長命
長命子忠

廣平殤王洛侯 繼子匡

任城康王雲 子澄 澄子彝 彝庶兄順
順子朗 順弟紀
澄弟嵩
嵩子世儁

南安惠王楨 子英 英子熙
熙弟署 英弟恰
恰子長廣王曄 爾朱氏所立者也

城陽康王長壽 子鸞 鸞子徽

章武敬王太洛 繼子彬
彬子融
融子朗 是爲後廢帝

樂陵康王胡兒 子思譽 思譽子景曇
安定靖王休 子夔 夔子超
超弟瓊 瓊子景山
景山子成壽
夔弟顯平

文成五王

安樂厲王長樂子詮　詮子鑒　鑒子嗣之

廣川莊王略子諧

齊郡順王簡子祐

河間孝王若繼子琛

安豐匡王猛子延明

獻文六王

咸陽王禧子通　翼　昌　羣　樹　坦

趙郡靈王幹子謹　謹兄誠　誠弟譚　譚弟讜

廣陵慧王羽子恭　恭是爲節閔帝　恭兄欣

高陽文穆王雍子泰　泰子斌

彭城武宣王勰子劭　劭弟攸是爲孝莊帝

北海王詳子顥　顥弟項

孝文六王

廢太子庶人恂

京兆王愉子寶月　寶月弟寶炬是爲文帝

清河文獻王懌子亶　亶子善見是爲孝靜帝

廣平文穆王懷子誨　誨三子脩是爲孝武帝

汝南文宣王悅子顥

皇子恍

後魏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皇帝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爲主及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爲公卒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爲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子悉襲降爵爲襄城公卒贈襄城王神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眞定侯陸並仕太武特獲封爵

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並章帝之後也因從道武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爵武陵壽樂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文成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後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也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以頹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爲公卒

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並桓帝之後也素延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爲刺史道武之

警於柏肆也并州守將封寶眞爲逆素延斬之時道武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道武留心黃老欲以純厚風化雖乘輿服御皆去雕飾素延奢侈過度帝深銜之積其過徵至賜死郁少忠正允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崩乙渾專權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以免後復謀殺渾爲渾所誅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目辰文成即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謀亂目辰與順陽公謀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勳孝文即位進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

六修穆帝長子也少克悖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爲後繼劉粲懼突圍而走殺傷甚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變赤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命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修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穆帝乃

坐比延於已所棄步輦使人導從出游六修望見以爲
穆帝謁伏路左及至知爲比延慙怒而去穆帝怒伐之
帝軍不利六修殺比延帝易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
帝遂暴崩桓帝子普根先守于外聞難來赴滅之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呂並道武族弟也比干以司衛監
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沒呂
以軍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
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
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爲任子於襄國後烈帝臨崩
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
果宜立長君次弟窟咄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
是大人梁蓋等殺窟共推孤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昭
成請身爲留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
以與之薨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事在
寔君傳道武時以孤勳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斤子
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明元初改封平陽王薨子禮
襲本爵高涼王薨謚懿王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

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獻文即位追那功命子紇紹
封薨子大曹性愿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皆降
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眞樂勳著前朝改
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
紹封洪威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
川聚衆應西魏齊神武遣將討平之禮第陵太武賜爵
襄邑男進爵爲子卒子瓌位柔遠鎮司馬瓌子鸞字孔
雀孝文末以軍功賜爵晉陽男鸞先與爾朱榮善武泰
初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鸞時與榮共登高塚俯而觀之
自後彌相結納永安初封華山王莊帝既殺榮榮從子
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鸞復陰與兆通乃勸帝曰
黃河萬仞寧可卒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鸞又約止衛
兵君亡國破皆鸞之由孝靜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鸞
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直省
闥雖暑月不解衣冠嘗在侍中高岳席咸陽王坦恃力
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鸞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鸞答
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鸞怡然如故興
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子大器襲爵後與

元瑾謀害齊文襄見害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位
比部尚書卒子乙斤襲爵襄陽侯獻文崇舊齒拜外都
大官甚優重卒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
艾陵男卒子萇孝文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
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
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
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與卿遠隔山岳當爲
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
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腕大笑宣武時爲北中
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
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爲船路遂廣容車從京出者率令
輸石一雙累以爲岸由是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
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
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
數經反逆邪果之亂人不自保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
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嘗其急也口不擇
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遭其侮罵遂即
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行凡

有饋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鞫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爾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楊王蕭寶夤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朝命從之子華性至孝母房氏嘗宴飲親戚家夜還大吐人以爲毒母甚憂懼子華搊其吐盡嗽之母心遂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令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疎令我如此以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於明下外省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爲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名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察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軺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亡奉以周旋未嘗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

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
而順復啓云尚書白檢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謙
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勑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便無準
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
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日臺移尚書索應朝
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
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省郎於複道中尉下
車執版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
見此深爲怪愕循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
式改易高祖舊命即準近移閣事何所依又獲尚書中郎
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儀似非穿鑿始知裴王規壞典
謨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
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兆號之爲
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嘏傳皆云既爲中
丞百僚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
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
糾則百官簿帳應送尚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
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荀

不付名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
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
參清官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
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
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乖失宜
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
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
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長
弟珍字金省襲封文陵男宣武時出事高肇遂爲帝寵
隨駕坊主瀛之死珍率其士害之後至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
空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射有能名六鎮之亂尚書令李
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以太尉使勞諸軍路出秀容見
爾朱榮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改授別將赴秀容遂
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莊帝
踐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萬戶
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
于修禮等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

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竟據鄴城以拒洛周葛榮
並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
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本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
鎮撫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
未報會臺申次簡所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貲蔭居前
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
人陵忽聞杲起逆率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先是
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爲蕭榆賊
杲東掠光州盡瀉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

齊神武往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時元顥
乘虛陷洛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度會車駕
於河內爾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
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戶
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爾朱爵位隆極王公以下
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忌
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天穆乘車出入大司
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榮常以兄禮事之世隆等雖榮子
姪位遇已重天穆或言其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

莊帝內畏忌之與榮同時見誅節閔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曰武昭子儼襲爵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勑召詐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道武初從征每居諸將後及從征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太官太武時進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有膽略從太武南討至瓜步山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北部侍郎華州刺史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嘗從道武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賁旌力絕人隨道武征伐亦屢有功官至鉅鹿太守卒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爲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帝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子提襲父侯爵提弟丕太武時拜羽林郎中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獻文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率元賀等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

餘條命丕制決率皆平允丕子超尚車駕親幸其第詔丕入八議蠲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尋遷太尉録尚書事時淮南王佗淮南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丕佗元三人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班白百僚觀矚莫不祗聳惟苟頹少爲短劣姿望亦不逮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醼之際常居坐端必抗首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叡尋丞祖嘗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爲王叡造宅故亦爲丕造甲第一區又使王叡賜丕金印一紐及丕妻段氏卒賜謚恭妃凡此皆曲媚權幸所致時論少之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及帝還代詔丕等以遷洛之事令與群臣各陳可否燕州刺史穆罷進曰今北有玁狁南有荆揚西有吐谷渾東有高句驪四方未賓九區未一臣愚以爲未可且涿鹿之野黄帝是都古先聖王不必悉居中原也帝曰卿言海宇未混此

論粗可黃帝始居朔易其後亦遷河南鄉當未要其終
邪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審定臧否而後行帝曰
昔周公召公卜宅洛邑乃識至兆今無斯人卜亦何益
且卜者所以決疑不疑何卜昔軒轅請卜兆而龜焦以
問天老老以爲善遂用其言終致蕃昌然則至人之量
未然審於龜矣丕等不能復有辯論唯云當稟成筭不
敢有異帝又詔羣臣曰卿等或以朕無爲移徙也王者
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恒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
中文始居東木根山昭成更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
遷居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
等當奉先帝令德光述洪規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
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時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
刺史呂受恩等猶固執以爲不便帝皆與之抗議使至屈
服而罷帝又將北巡丕遷太傅錄尚書事頻奏固讓詔
斷表啓即家拜授仍詔留守代郡凡在代之事一以委
之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
絕舊言皆所不願孝文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
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

服列在坐隅晩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彊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駁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樂帝南征丕表乞少留聖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熙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死于代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於不德令僕以下可赴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以平陽泫甸改封丕新興郡公初丕以李沖德望所屬欲託其子超爲超娶其兄文丕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子皆同宅共產父子恩愛有虧爲物議所鄙丕父子俱不樂南遷帝之發平城也太子恂留於舊京及恂將還洛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舉兵斷關隴據涇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其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事發帝幸平城推穆泰等罪而隆超兄弟實參首謀帝令丕隨駕每至測問必令丕坐觀有司奏丕當與其子淳坐詔以丕誠黨逆

但先旣許以不死之詔聽免死爲民其後妻二子聽隨
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燉煌至時年垂八十猶自
平城力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
晉陽孝文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
加焉勑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
丕仕歷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然猶心戀京邑而
不能自絶於人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
二詔贈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長子隆先以反
誅隆弟乙弁超亦同誅超弟儁邑並以軍功封儁封新
安縣男邑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文成
初襲封淮陵侯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卒贈高
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桀魁岸太武征赫連昌
太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
上馬是日微齊帝幾殆帝文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
聽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城內旣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
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褰繫之衢上帝乘而上得拔齊有

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
興新興王俊討元髮髯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
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興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剋仇
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
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
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
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氐遂推文德
爲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苻昭啖龍等率衆助文
德齊擊斬殺龍禽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
敬王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陵弟
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
志字猛略少清辯彊幹歷臨晁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
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
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道鼓劒安有洛陽令與臣
抗衡志言神鄉縣士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
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朕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
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
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

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負外郎馮俊昭
儀之第恃勢恣撾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
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
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鄣之帝危得免矢中
志目因喪一明以志行恒州事宣武時除荆州刺史還
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會赦免抑買良人爲婢等事明
帝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之厲名
雖減李崇亦爲荆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
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
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
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隴口與志相持
志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岐州刺史
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
門引賊鎖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
太保
扶風公處眞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
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
引朔方胡爲援處眞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

軍暴掠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魏之疎族也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子屈襲爵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宏等並決獄訟明元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並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等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侯劉絜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陣絜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獨存明元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頗廢政事帝積其前後過失檻車徵還斬於市子磨渾少爲明元所知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害磨渾既得出遂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勳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昭成九子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獻明帝次曰秦王翰

次曰關婆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眞次曰窟咄

寔君性愚贛殘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將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豫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爲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辭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獻明皇帝及秦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后子關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氏子明當除汝頃參諸子戎服夜持兵仗旋汝所居伺便將發耳時苻洛軍猶在君子津諸皇子夜皆挾仗巡警彷徨廬舍之間寔君偵察以斤言爲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衆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轘於長安西市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子六狀眞定侯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

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尅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
即位追贈秦王謚曰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
鬚髯有筭略少能舞劒騎射絕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
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功及帝將圖慕
容垂遣儀觀釁垂謂儀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
而遣使人毋乃有失歟儀對曰魏氏世據北方綿歷年
祀子孫立功中原晉人王我代地燕代與國由來久矣
與國而行人將命其間於故事無失且燕若不能以親
仁善鄰而命使臣乃欲以兵威相加此乃本朝將帥之
事非臣之所知也垂壯其對而禮之儀還報曰燕未可
圖垂死乃可帝問其故儀曰垂年已邁其子寶懦而無
斷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寶將內起殺姑待之
帝以爲然改封平原公道武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
尸傳首行宮帝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
五原至綿陽塞外均分農稼人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
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冀州平議功居多遷尚書
令從圍中山慕容寶遣新昌中山諸軍事左丞相遵封衛王
中山平復遣儀詣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

詔議守尚書令以鎮之遂近遠附寄徵儀以丞相入輔
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
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發力絶人弓力將十石時陳
留王虔稍入稱長安世祖傳二衛王弓桓王稍上谷侯
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當時言儀有不世之略道
武以儀器望待之亦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曾是孫
功特寵遂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遂留在伏士
中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疑事發踰牆告狀帝
祕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云當有逆臣伏誅流
血帝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賜馬
遁走帝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百姓禮儀十五子纂
五歲道武命養於宮中恩與諸皇子同太武踐阼除定
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為王纂好酒愛侯政以賄成太
武殺其親嬖人後悔過修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
慎更稱廉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
曰簡纂弟良性忠篤明元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
後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鵠
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鵠遂飛稍高幹以二

前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各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爲射鵰都將從太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尋文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寇抄掠州界前後牧守多羈縻之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酋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以一死囚參其間禎先發數矢皆中以次命左右射無不破的次至囚囚不能中禎即命斬

蠻酋服技畏威相視股慄又預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寘諸界上禎對蠻酋僞舉目瞻天曰風氣少惡會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許里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此輩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合萬死禎即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命曰歸善坊初豫州土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因圖爲不軌詐向城人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向代因與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密告禎勸禎速掩丘生

并諸豫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負我但爲丘生誑誤耳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遁去禎怒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謚曰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母尹氏生而有異因命之曰瑞字天賜位至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惟烈出詐紹詐與相附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喜子求龍求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子洛位羽林幢將洛子乞中散大夫乞子晏孝靜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論稱之出爲瀛州刺史頗有聲稱蔣天樂之逆見引詔錄送定州賜死晏好集圖籍家書多於祕閣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絕之觚率左右馳還爲垂子寶所執垂待之甚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親重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驎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

山發普驎冢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傳高霸程同等斬之皆夷五族乃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勳賜爵洛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數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口及博陵渤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幽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百姓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太武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其渠率徙千餘家以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寬政罷能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廷長子悉可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

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
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
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劒以刀子突其頸使身首異處帝
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鹽陽子卒于中軍都將羣陪斤
襲爵坐事國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
中郎孝文將爲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
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爲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
停廢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崩于
忠執政昭爲黃門郎又典事之忠專權擅威任寄忠賢
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尹龔而狠戾
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太爲
人害後入爲尚書謁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
左僕射其家納賄元乂故卹典優越子玄字彥道以節
儉知名孝莊時爲洛陽令及節閔即位玄上表乞葬莊
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即位以孫騰爲左僕
射騰即齊神武之黨以贅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
爲玄懼孝武重其彊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
王授儀同三司加開府薨謚曰平昭弟紹字醜倫少聰

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彊禦宣武詔令檢趙脩獄紹以脩佞幸即杖殺之帝責紹不重聞紹曰脩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罹哀帝之謗帝以其言正不之罪焉及出廣陵王懷拜紹賀曰阿翁皇家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猶恨戮之稍晚耳卒於涼州刺史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於都門之外卒謚曰宣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子懋字伯邕襲爵降爲侯從駕入關封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陟字景升位開府儀同三司陟弟順字敬叔有能名孝武於洛陽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縣百步外命工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并賜金帛以旌之從帝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孝武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爲嗣順於別室泣涕謂周文曰廣平雖[illegible]而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深然之因宣國諱上南[illegible]國王尊號以順爲中尉行雍州刺史又加開府儀同三[illegible]秦州刺史卒子偉字猷道有清才大

統十六年封南[illegible]郡王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爲司錄書檄文言皆偉所[illegible]爲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騏驎殿刊正經籍建德中累遷小司[illegible]爲使主報聘於齊是歲武帝親戎東討偉遂爲齊所[illegible]與齊平見釋加受上開府後除襄州刺史位大將軍[illegible]年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歸庾信贈其詩云亦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爲辭人所重如此盛弟秉子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illegible]虎馳騁檢覈究受暉旨到州取他寡婦楚掠令其自誣謂秉壓已爲婢秉終恐[illegible]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將車十乘運麥經甘谷所禁之旁秉因踰牆出赴脩義脩義以大木函盛秉加麥其上載之而出遂至河東[illegible]脩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爲暉所譖帝亦更無所[illegible]貝初秉爲中庶子時王顯經在東宮微賤秉嘗以公事杖之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秉誹謗朝廷罪至不敬後[illegible]帝極飲無所覺悟重奏秉前事處之大辟命帝注可[illegible]帝既大醉書字皆半不成當時見者皆

知非帝本心然悱顯等無敢申救及行刑日顯自往視之秉命筆自誌墓曰洛陽男子姓元名顯不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顯謂其子曰可置紙筆吾棺中我將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當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未幾宣武崩顯尋被殺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秉詔書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子最字幹從孝武入關封樂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秉弟益生少立子毗字休弼孝武之在藩邸每親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侍卧內及帝晏駕齊神武有隙時議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寇或言與神武決戰或言奔梁唯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固請西入及策功論賞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為首毗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千戶唯毗一邑千五百戶齊神武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在原限甍謚曰景子綽嗣忠弟德封河東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德子悝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子嶷字子仲孝武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嶷棄城出走懸門發斷嶷要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

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嶷返復任封濮陽縣
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嶷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
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悝字暉字景襲少沈
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爲給事黄門侍郎初孝文遷洛
舊貫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但居北宣
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牓賣田宅
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
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御物意耳乃是當時之
言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
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
納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
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
侍中黄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
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
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
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車之日連車載物
發信都至湯陰閭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
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户聽

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明帝初
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後詔暉與任城王澄
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三事其一
言御史之職務在得賢不拘階秩宜久於事責其成功
其二請嚴勑邊將不得妄收降附輒遣援接以啓釁隙
其三欲檢括河北逃散户口毋令損耗不已帝納之暉
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録百家要事以類相從
名爲科録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凡十四代
暉疾篤表上之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劒鼓吹二十人
羽林百二十人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儀以莊帝舅
子壻特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妹爲神武
所納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歷尚書事位特
進宗師齊受禪除左光禄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諸子
與諸元同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齊武成時位將作
大匠德弟贊頗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孝文初置司州
以贊爲刺史賜爵上谷侯欲使贊治畿甸故賜名曰贊
詔贊乘步挽入殿門加太子太師遷左僕射孝文遷洛

諸公多異同唯贊贊成大事後帝每南伐輒執贊手嘗以大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故仍進封晉陽縣伯贊弟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爲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後卒於平城鎮將謚曰靜有子七人季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沖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以政在爾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爲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病薨謚曰穆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齊分隔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關中禁錮之其母屢訴凍餓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受禪例降爲公隋文帝受禪召洛州刺史徵拜太常卿尋出爲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民詣闕上表請留上嗟嘆久之其年亨以疾篤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卒于官謚曰宣

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後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右翼寶敗垂憤忘自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陣戰没虔姿氣魁傑武力絶倫每以稍細短乃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嘗以雅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儵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而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又爲偏將嘗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

前者及壹羣國悲歎爲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享廟庭封其子悅爲朱提王悅外和內狠道武嘗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爲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髯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髯爲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鴈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遷事譴逃亡投鴈門規收豪桀欲圖不軌爲士人所執送帝怒而不罪明元即位引悅入侍悅言於帝曰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

類者冀以激變因而爲亂又懷其私怨云鷹門人多詐
可并誅之帝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爲大逆衛
將軍叔孫俊見其舉動有異竊視其懷有刀執之遂賜
死悅弟崇太武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沈厚初衛王死後
道武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入宴常山王素等三
十餘人咸謂當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
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
是亦安乂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軍出
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薨謚景王子建襲以罪降爵
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建子琛位恒肆二州
刺史琛子翌爲尚書左僕射翌子暉字叔平鬚眉如畫
進止可觀好涉獵書記少有美名周文禮之命與諸子
游處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奉使突厥可汗悅之
遣其名王隨暉貢獻方物拜儀同三司周武帝聘突厥
女爲后令暉致禮授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
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
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奉詔決杜陽水灌三
時原溉焉鹵之地數千頃人賴其利再遷兵部尚書監

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須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師謚曰元子肅嗣位光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位日南郡丞建第端子祚字龍壽初建以罪失王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執不許聽祚襲公卒於河州刺史節閔時贈侍中尚書僕射虔兄顗性嚴重少言道武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顗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于代顗爲郡時易于子萬言得寵於道武易于以子故忽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牀而

據其坐顗不知其代已也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爲所侮謂易于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何邪遂搏而殺之以狀聞道武壯之萬言累以訴乃詔顗輸贖顗歸罪有司道武赦之復免其贖病卒子崙太武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既勁若令人推草車方軌而進乘風縱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文成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曰定子琛襲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疎狠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
道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柏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
大軍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而止
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尅乃徙留宮
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阻灅水爲固以寧人心道武善
之進封毗陵王位司隸校尉道武好黃老數召諸王及
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祗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
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力眞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道武征中山
意烈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
平太守時和跋爲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耻居
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子拔干博知古今
道武以拔干宗親不念父惡委之心腹有計略屢効忠
勤明元踐阼除渤海太守吏民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
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靈公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子叱奴位武川鎮將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棄賊亂
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言冀土寬
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

其後遂立滄州如洪超所言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意
烈弟勃善射御以勳賜爵彭城公卒長子粟襲太武時
督諸軍屯漠南後征和龍以功進爵爲王薨粟弟渾少
善弓馬太武嘉之及爲都官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
免徙長社爲人所害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
兎起乘輿前令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武悅賜一金兎
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即位復造
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
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
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
古辰襲
窟咄昭成崩後待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
以書學堅國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
之敗遣弟亢泥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道武
左右于桓等謀應之有單烏于者預其謀以告帝帝慮
騷人心沈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
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內
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漫徵兵於慕

客垂漫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驎將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匿於商人槖中至暮得入空井乃免仍奔賀驎軍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染干染干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鄧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驎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告衆知賀驎軍近乃稍定道武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遣武復使安同詣賀驎因剋會期安同還[illegible]與賀驎會於高柳窟咄窮逼望殯奔走遂爲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驎還歸中山

道武七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又王夫人生平陽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悖好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爲笑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

倒懸於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嘗以義方訓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而入帝驚起求弓刀不及遂暴崩明日宮門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窬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燧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生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

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明元明元遂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宦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嘗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皇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

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恒六年薨
帝哀慟不已長子佗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
封淮南王鎮虎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
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
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禮賵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万
早卒子僖王顯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爲荆州刺
史州居邊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
其弟均時在荆州爲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以三月三
日遊戲沔水測均輙遣部曲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
還本戍吳人感之其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望實頗振
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世万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
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
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州陰遇害子慶智
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
或二十錢得便取之符中號爲十錢主簿法壽等法僧
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內人士
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
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乂以驕恣故恐禍及己將

謀爲逆時領主書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
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
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
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
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
梁其文武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爲奴逼將
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
見優寵又進位爲太尉仍立爲魏主不行授開府儀同
三司郢州刺史仍徵爲太尉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昌

仲景隆景隆初封丹楊公位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
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爲廣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
爲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人誘召之許奉
爲主景仲將應之爲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死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曜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
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薨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
封潁川王遣迎昭儀丁靈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
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王累遷統萬鎮將甚見寵待薨謚
曰成王長子平原襲平原忠果有智畧爲齊州刺史善於

綏撫孝文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
聖君平原身自討擒等禽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秋人劉
舉自稱天子復討誅之時歲頻不登秦人饑饉平原以
私米三千餘斛為州人命北州戍卒千餘人還首
皆給路糧百姓稱訟之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
鎮長安薨謚曰簡
主長子和字善意襲爵初和聘乙氏
公主女為妃生子顯溥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出因忿遂
自落髮為沙門既不答其母乃捨顯以爵讓其次弟鑒
鑒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鑒
繼之後令顯襲鑒與鑒乃受之鑒字紹達沈重少言貴和
好士為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鑒到官遵孝文之旨採
齊俗之舊軌制整然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
後和罷沙門歸俗
長大和十五歲攜
與曹及五子七處
苦之鑒名大損轉
表加賑恤人賴以
長史盧陽烏寬以
棄故妻子納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
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
受納鑒皆順適其意獄以賄成齊人
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人多飢餓鑒
先是京兆王愉為徐州王既年少
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至表梁郡太

守程靈虬殘虐詔並靈虬於是徐境肅然薨謚悼王鑒
薨和與鑒子伯崇競不承襲詔聽和襲爵位東郡太守
先是郡人孫天恩家既於財管與和爭地遣奴客毆和
垂死至是和誣天恩盜北賊交通父子兄弟一時俱戮田
宅金寶皆沒縣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冤以和元乂之
親不敢告列和語甚苦人曰我冤一州亦應可得念此
小人痛入痛髓故乞北郡以報夙昔此後更不希富貴
識者知其必沒於北歟而果薨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
兒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處文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
元悼傷之屢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
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
之日射兎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
蒲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六藝能常引侍左右
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
涼土更蒲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薨子飛龍飛後賜名

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
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敬重除宗正卿詔曰
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
其封遷左光禄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總衰臨
霄喪宴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
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爲後繼字世仁襲封江
陽王宣武時爲青州刺史爲家僮聚人女爲婦妾又以
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繼子乂先納靈太后

妹太后臨朝復繼本封復徙封京兆王歷言徒加侍中
繼自孝文時已歷顯要及見入居心腹貴歷轉台司既而
頻表遜位復轉太保未幾轉太傅侍中皆如故乂時執
生殺之權繼拜受之日賀者傾朝有識爲之致懼後除
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録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
諸軍事率諸將西討就德興出師之日車駕臨餞百官
祖送尋加太尉公乂班師啓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繼
晚更貪婪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招納賄貨以相付
託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獲平心選舉法

官以义故不敢糾擿天下患之义以物議不止遂黜繼
廢於家初爾朱榮之爲直寢數以名馬奉义义接以恩
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 司州牧永安二年
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事録尚書事大丞相如故
謚曰武烈义字伯儁小字夜叉靈太后以义妹夫除通
直郎义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中义累加侍
中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
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每欲斥黜之义遂令通直
郎宋準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正懌懌坐禁止後
寡校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别館久之义
恐懌終爲己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詐令主食中黃門
胡度胡定列辭誣懌云貨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
中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
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义於含章殿後义命宗士及直
齋執懌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卿議當懌大逆臺
臣畏义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明其不然义騰持公卿
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矯爲靈太后辭讓詔义遂與
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嘗直禁中明帝呼爲姨夫义處

無愧帝後徙居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其出入常人士持刀劒以相先後又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欄或止息其間置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復作別室禁握之寶充牣其內其始專政也猶矯情待物及廿遽自驕慢耽酒好色諸姑姊妹朋淫無別嘗即食轝以帊覆之輿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者政以賄成官由賂進朝綱解弛州鎮多非甘由是亂矣又自知不法恐被廢黜乃陰遣其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盟欲令爲亂冀朝將往伐因相與表裏可以自立根等然其言等遣還州與洪業買馬太后自劉騰死後防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出游留連他宅太后之正光五年秋太后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謀圖之帝後對又流涕叙太后欲削髮事又乃適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叛靈太后數言又深悔愧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又而甚憚

太后與帝游洛水遂幸雍第定圖乂之計後雍從帝
太后乃進言乂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
何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
爲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乂雖去兵權然總任
內外不慮廢黜時又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屯弘訓伏
景皆惡乂景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嬪云乂欲害之嬪
泣訴於帝云乂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乂
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陽
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梁及元法僧之叛樹自梁遺
公卿百僚書暴乂過惡言乂本名夜叉羅實名羅刹
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
此二災惡不盜泉不息不飲勝母里稱不入不爲況昆
弟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乂矣始信斯言乂爲遠近所惡
乂見得不死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
主計與否陛下音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
然久幾有人告乂及其弟爪謀反先遣元洪業率六鎮
人反定州又令勾會陽諸蠻侵擾伊闕乂兄弟爲內

[illegible]有日矣靈太后以妹壻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乂及冀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冀州刺史乂子舒祕書郎乂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無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凡有敷奏辭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illegible]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是朕心賚布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奏狀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立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酬三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頻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illegible]系麗蹠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illegible]獨高頻上初然之及頻得罪上以善爲頻游說深

望之善憂懼先意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又弟羅字仲
鉉父兄貴盛而虛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又專政羅
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奬等咸爲
賓客從游青土罷州入爲宗正卿又死羅通其妻時
人譏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
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
譯王及侯景僭立以羅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
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作相遣人求羅遂得還除開
府儀同三司[illegible]少卿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後從南
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爲固道郡公羅年爽字
景哲少而機警位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
曰懿爽弟蠻仕齊歷位兼度支尚書行潁州事坐不爲
繼母服爲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
大誅元氏孝昭后蠻之女也爲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
步孤氏卒賜司空蠻弟瓜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又同
被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
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得意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
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又執權尤不

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七子

明元皇帝七男社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太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恒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丕綏懷初附民悉向化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高麗遣送之高麗不從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子拔龍爵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以問日者董道秀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使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

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
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
宜乎

定安王彌泰恒七年封薨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恒七年封範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
之地乃拜範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
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範寬徭息役與民休息
百姓賴之後劉絜之亂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
子良太武未有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
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入爲內
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恒七年封健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
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
西略至不根上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
餘黨于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
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
又討破禿髮保周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
薨謚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

濮陽王閭著謀爲不軌事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恒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

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恒七年封少善騎射多材藝坐法削爵爲

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

恒懷怨望頗有悖亂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五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

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

廣陵王建閭石昭儀生吳王余其小兒猶兒眞彪頭龍

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眞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

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

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不意此鄧艾禽蜀之

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

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

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

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後鎮袍罕完戎敬服改封
東平王太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
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拜
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叚太陽斬之傳首
京師
臨淮王譚眞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典都曹事後改
封臨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
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負外郎頴免冠請解所居官
代父邊戍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
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
雍州刺史謚曰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
號孺慕悲感行人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
州刺史謚曰康王追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
少有才學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
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
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
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
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

琳琅未若濟南備令其子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
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嘗奏郊廟歌詞時
稱其美除給事黄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
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
嘗自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彧求復本
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彧
以爲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
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彧遂
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

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撫選後以本官爲東道行臺
會爾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遣
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爲人建孫稱彧風神閑雅
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游園因設宴樂彧
聞聲歔欷淨淚交下梁武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候
旨稱魏爲僞唯彧表啓嘗云魏臨淮云梁武體彧雅性
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
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留彧
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彧性至孝自經

違留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六司馬兼録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爲伯考彧表諫以爲漢祖創業香衛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絶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季之興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之冢孫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而景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禀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蹤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鋭朝廷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故太上南頓别廟異寢於理何差朕承文穆皇帝下武遂主神器與高光異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

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
帝別廟有闕倫序漢宣帝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
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
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
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
晉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
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太祖禰一廟豈
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
既逼諸妹之請此詞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

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帝戔又面諫曰
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觀載籍未有其事帝不從
及神主入廟復勑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戔上表
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自皇
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
又不納爾朱榮死除戔司徒公及爾朱兆衆奄至出東
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毆薨孝武帝
末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曰文穆戔美風
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

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
進舉止於親婭爲識者所譏無子孫孝友少有時譽襲
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
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友明於政理嘗奏
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鄰百家
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
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
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
百家爲於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
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
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民之道也又言
古諸侯一取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
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
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
幸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
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倒娶后族故無媵
媵習以爲常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婦人多幸
生逢今世在家則父母教之以妬既嫁則姑姊勸之以

心以制夫爲婦德以專寵爲婦功夫妬忌之心生則妻
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實有關於風
教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
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
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
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
之罪離遣其妻臣今冒申妻妾之數非惟上合禮經亦
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裔滿朝傳祚於無窮也詔
付有司議多不同又言今人生爲皁隸葬擬五侯盛飾
祭儀崇壯丘隴鄰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
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
累魚爲山山有林木鸞鳳斯存暴殄天物無益於理請
自茲以後如婚葬踰制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
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平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
鯁承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臨
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
業同被害昌弟辛字季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
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辛咸曰其子當準的人物恨吾

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
干政乎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
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
上表請臺振給詔乎爲北道行臺詣彼振恤乎陳便宜
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
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江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
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
乞以特牛產羊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
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
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
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
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病恙將多憂愁致
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
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
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
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
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不拘近利雖戎狄
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

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
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
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
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
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欵塞漢遣董忠韓昌領
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
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
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
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單借其閑地聽使田牧
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仁寬縻
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
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
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
以防內若從數分割配諸州鎮遠遠非轉輸可到悔叛
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富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利
思盜防彼需此少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
本未必樂云配州內從未必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
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

阿那瓌衆號三十萬實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敬禮阿那瓌遂自南還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廷尉丞高謙之奏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内稱爲慈父鄴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爲葛榮所陷被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禮爲録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罪孚只爭各誣已引過爭相爲死又孟都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死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孚萬年郡開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

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極詔旨勅並見施用往
歲大軍入洛武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
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柷簴
六架東北架編黃鐘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鐘而聲實夷
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縣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
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鐘十
四簴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
禮鳧氏脩廣之規磬氏倍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鐘求音
損除煩雜訂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
位懸設月聲既備隨月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
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
于時縉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太傅錄尚書
事長孫承業妙解音律特復稱善後從孝武帝入關為
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
太保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
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懽悅奉皇后來歸孚性機
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
埡埡餘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

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
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
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
薨帝親臨問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録尚書事謚曰文簡
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疎狠頗以基地驕
物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眞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
侯爭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
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
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
非世孫何大不相類也又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
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
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
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
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
所顧忌帝尊年老常憂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
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

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
拜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
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
加汲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宣武悼惜之贈侍
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
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子深字智
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
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受納賄賂私家有馬千匹
者必取百匹以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滏城陽王
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
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
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
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
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文明
皇后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
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
慕爲之及太和初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士人悉
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

爲伍鎮驅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
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
或投彼有北以禦魑魅多復逃亡胡鄉乃峻邊兵之格
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投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
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
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
方姦吏犯罪冠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
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又阿那瓌背恩縱
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illegible]申聞求改鎮
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illegible]爾戍主率下
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
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
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
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
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及東西部勑
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
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復上

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六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户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黄門侍郎楊昱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是作既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户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上書求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坐使劉審覈其事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徽深相憾勑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深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以討脩禮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勑章

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勑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
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深乃具言前後爲徽
所構非一及今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
北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
勑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
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乃有人
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
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憂之切亦得展其忠力太后不
聽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鬬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

行達交津隔水而陣賊脩禮嘗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
人毛普賢榮嘗銜之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使人
喻之普賢乃有降意深又使録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
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
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遂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
王融融戰敗於白牛邏深復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
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
謐等六七人與之盟約危難之際共相拯恤謐反疑深
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於津遣謐討深深與左右走達博

陵郡界逢賊游騎仍不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
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徵遂誣深降賊奏削深爵錄其
妻子深府佐宋游道爲之訴理妻子乃得釋孝莊世追
復王爵贈司徒公謚忠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
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
入爲侍中後爲司州牧時齊神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
啓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
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
游道後乃私耽出爲冀州藉構而去游道大致紛紜乃
二紫光湛父所寵紫光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
兩非之湛弟謹當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
伏法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之
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眞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
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
爲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群下取悅於衆爲長夜
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
度邊方告難余不恤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

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爲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殺余文成葬以王禮謚曰隱

宗室傳第七下

通志八十四下

景穆十二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憲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仁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宮人有

子者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爲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太和中此討蠕蠕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杖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嘆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侍臣以金革敦喻旣殯而發與左僕射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土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又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元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亂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責之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勑徐成伯乘傳療之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

慶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絜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之具子暢字叔暢從孝武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沒於陣子敬嗜酒多費家爲之貧其壻桂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祏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祏後遂絕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爾朱以融爲直閤將軍及爾朱兆入洛融逃入閒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

位侍郎殿中尚書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尋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性吝遇客甚薄嘗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

黃鉞太師太尉公子孝字季業早慧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戲謔好酒愛士晉紳歸之賓客滿座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羣從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贇嗣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文孝文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除祕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初大興遇奇疾醫言不可爲遂日供諸沙門冀以愈病他日齋罷庭空有一沙門方至云乞餘食太興戲之曰蔬菜俱盡獨有酒肉耳命取酒一斗羊一臠薦之沙門欣然曰固所欲也引滿大嚼無餘既出侍人徹器而所

獻酒肉故具在太興驚噩遽命左右追之四向無所見乃於佛前乞願曰向者天人肉眼不辨若此疾遂已當舍王爵入道已而所患灑然遂表請爲僧章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下髮施帛二千疋既爲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昂字伯暉襲薨昂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詔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昂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爾朱天光妻也列氏也列氏本倡也有美色仲景惑之後數歲故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詣仲景也列遂徙居別宅久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

之仲景寵情逾至謬殺一婢蒙其冤而葬焉潛匿也列
僻處人無知者叔袁紇所生三子濟鍾奉皆以宗室早
歷清官仲景以也列尚在終爲妻子漏言乃謀殺叔袁
紇以滅口叔袁紇知之欲先手也列也列謂其從奴曰
誠使叔袁紇殺我必投我圊溷中汚穢我儻告宇文丞
相冀或不死就令不理首慈猶埋我好地得骨肉親土
爾爲我告之奴遂告於周文周文依奏詔答仲景一百
免官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免死而逐之仲景猶
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答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既而
仲景仍通焉周文以其歷仕有今名且杖策隨駕乃
復官爵令叔袁紇與也列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
仲景後復多內亂杭州賜死仲景坐退字叔照孝莊初
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退據州
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是秦人屢
爲反覆退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
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爲臺符請諸
豪等云欲加賞及至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
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子冲襲無子

絶太興第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終喪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禄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爲妖幻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於冀棗城伯驎戰没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伐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明帝詔以遥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悉誅等斬法慶傳首京師其當戮於都市初遥大功昌光第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絶故除遥等屬籍遥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兹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蓋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帝所以變諸事條爲此別

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異均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
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
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一土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
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懇懃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
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
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
十數人而已在漢親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別土而封謂
之王子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山河稱之曰公者蓋悉
其大宗之不圖骨肉之恩疏公天臣去皇王雖是五世之
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
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內外限異同也
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諸封者
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
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
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遥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
宣公遥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
以山川表求改名並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
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顏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
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
飲遂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
軍謚曰惠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贓貨
賜死國除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
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用干氏親寵橫奪
弼王爵授同母兄子誕弼於是謝絶人事託疾還第宣
武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宄爲堂布衣蔬食
卒建義元年子暉世素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
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將問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
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告暉業終如其
言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獵子史亦
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
監録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
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文襄銜之暉業以時運漸謝
不復圖全唯事飲噉一日三斗二日一憤又嘗賦詩云
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兎鬱縱橫齊
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

也無所交游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録
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
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
嫗背負靈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
詎能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
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斃來沈甘共屍暉業弟昭業
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遷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
禄大夫卒謚曰文侯鬱弟偃位太中大夫子誕字曇首
初誕伯父鬱坐貪汚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爲

嫡孫特聽紹封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人有牛馬驟
驢無不見奪奴隸悉逼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
還見誕問外議云何對曰唯言王貪顯王早代誕曰齊
州七萬家吾莅州家未得三十錢詎得此謗邪後爲御
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曰靜王子撫字伯懿襲
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
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禄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
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
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

麗爲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別遣將據諸險要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遂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賊之勢掠平民七百餘人以爲俘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民患之其妻崔氏誕男麗出死囚及徒流罪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多行殘虐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濫刑非一又多殺道人寧有之乎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乎麗脫冠謝卒謚曰威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法僧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

尚書胡莫寒簡西部勑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
大納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
勑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勑勒詐降
雲信之勑勒遂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鎮大
將坐貪殘怨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
葬從王禮謚曰靈王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
威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
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
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驚鼠徙於合浦逞弟汎字
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
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
陰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
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
立治所脩義乃移治東城爲政寬和遷秦州刺史明帝
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
詔曰叡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
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惟事貨賄授官大小並
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例合先叙上黨郡缺居遂

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天言不遜脩義命在
右牽曳之居人聲呼曰有賊在人問居曰白晝公庭賊
何許來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盜天子名器私皆於人
而多收其直非賊乎豈必入市攫金而後爲賊也脩義
失色居行罵而去後欲邀駕論脩義罪左僕射蕭寶夤
喻止之三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
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
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
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追贈司
空謚曰文子均位給事黄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
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謚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
刺史仕周爲小冢宰江陵總管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爲
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内史舍人煬帝即位累遷御史
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世有當時譽大業十三年
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宇津等同爲東
都留守帝遇害文都與達濠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
文都爲内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左驍衛大將
軍攝右翊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

擁兵至彭城所在響應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以拒
化及密請効命因授密官爵王世充不悅深忌文都侗
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充
充文都懷奏入殿或以告世充世充馳還含嘉城至後
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
寇侗見兵勢盛遣將軍楊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
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遣之左右莫不
陰默出至興教門世充令
左右亂斫之諸子並見害則
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爵
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

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
不扶焉用宗子為兄則所
乃上後周文為兄子晉公
護娶其妹為妻情好甚密
護誅坐徙蜀後拜司憲大
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
為房陵王妃及為丞相拜
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
王及房陵立為皇太子立
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
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
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
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
年老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
史卒官謚曰簡子無竭同
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
開皇中歷左右領軍將

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襄字孝整幼有成
人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愛養吾事諸兄諸兄議欲
別居襄泣諫不從家素富多金寶襄一無所受脫身而
出仕周位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
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
執以詣州襄察其色寬而
有商人遇劫疑同宿者所爲
辭正即舍之商人詣闕訟襄受金縱賊文帝遣使窮治
使者薄責襄襄引咎無異辭使者將襄詣京師坐免官
其盜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
曰誣襄曰臣受委州不

能息盜罪一也百姓爲人所誣不付法司旋即放免罪二
也不顧形迹至今爲物所疑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
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
良善又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煬帝
即位拜齊郡太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
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襄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欲
有所告襄大怒因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于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
暴徵還道憂憤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襄莞子長命襄

坐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
武帝泛舟天泉池令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
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
衣冠應有常式何爲着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帝曰
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
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
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弼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
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黄門侍郎時茹皓始

有寵百僚微憚之帝嘗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
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
其忠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爲所害廉
慎自脩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
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
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
命婦之號竊以爲疑請賜三藩王妻亦從妃例詔從之
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王例求紹洛侯封詔
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時宣武委政

於高肇宗室傾覆唯臣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
常言當與此詣闕論肇罪惡然後自殺肇聞而惡之後
因與太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
顯奏臣曰自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
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
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
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賞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
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
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
鐘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
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
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
河王懌等以崇造乖繆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
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
乃依前詔書以黍用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
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
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
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

一尺爲得而尚書臣臣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
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折中無
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臣兩途并駮
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
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臣與肇廣言
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嘵競無復彝序臣更表
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勑旨共芳營督規
立鐘石之名希冀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
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已所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
者接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
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進次
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
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
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
必則足內朝抱璞人外竇言肆意彰於朝野然臣職當
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
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
言見芳成事方此語計芳才學與臣殊懸所見淺深不

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出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臣
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
銘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
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
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
之尺臣既比之與權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
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
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臣
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勑造鍾律管爲臣僞芳是

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
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
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
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
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
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
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勢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
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臣既
誣毀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並

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臣誣肇處臣死刑宣武恕死降爲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爲兖州刺史臣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臣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雖前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兖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明帝初入爲御史中尉臣首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又重違其糾惡之心進號安南將軍以慰安之後加

鎮東將軍臣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令臣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臣特襲廣平王洛侯爵封東平郡王臣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爲晉中書監荀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用臣等仰惟孝文皇帝睿明高古所造宜爲不刊之式事難改變請停臣議詔從之臣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臣剛隘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脩事

將輿入攻澄澄頗知之後赴省與匡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罪狀匡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襲薨子祖育襲武定初墜馬薨子勒乂襲齊受禪爵例降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其得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曰願陛下深思任城言帝竟傳位於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言於帝曰夷狄之馬未嘗識虎頭楯誠今居前彼馬見之必大辟易因以大衆乘之蔑不破矣帝從之遂大敗蠕蠕獲其酋帥後仇池氐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成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

方之心百姓追戀送遺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
下情州人請户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恩德孝文嘉之
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
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抑豪彊劫盜大息州民頌德者
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
遵其旨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
學美鬚髯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懸鐘康王薨居喪以
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以氐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
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

此兒風神吐發當爲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
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
黃馬一疋以旌其能轉開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
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
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懾
於彊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
典實合權宜帝方謀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爲
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
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虔東來朝見澄音韻遒雅風

儀秀逸謂主客郎中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叙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帝令宗室各賦詩言志特命澄爲七言聯韻與相賡酬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謀遷洛外不南討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王諶命龜卜易其兆遇革澄曰易言革者更也湯武革夏周之命故得之爲言陛下既帝有天下卜征而云革命豈得言吉邪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駕還宮即召澄澄至未及升階帝

遥謂之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汨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成意以爲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我之子房也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問代開曉百司澄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譬之衆皆悅服還報會帝於滑臺帝大喜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

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夢一老公拜立路左稱晉侍中嵇紹奉迎神爽畢懼如有所求何邪澄曰陛下經商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豈延祖以不得齒録於三仁之列故託諸夢寐冀一慰藉其忠精義魄耳帝感悟即命有司求紹兆域遣使弔祭焉齊明帝廢弑自立其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内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沖等言後從征至懸瓠帝以疾駕還京初帝之營洛也其宮室有清徽堂流化渠浣煩池觀德殿凝閑堂茅茨堂有步元游凱等廡及是還宮引澄及王公侍臣宴樂其間帝每經一堂一殿輒尋名繹義以示公卿澄亦旁壁言遠引求暢上旨帝大悅命黄門侍郎

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羣臣既辭帝復命
澄與諸王夜飲極醉而罷後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
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
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遣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
即禽泰窮其黨與鉅鹿公陸叡宴樂侯元隆等罪人皆
得具狀表聞帝覽表大悅曰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皐
陶斷獄豈能過此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
能辨此也車駕暴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
帝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

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軍詔聽
其半帝時銳意改定冠服其後幸鄴見城中車上婦人
猶有冠帽而着小襦者以責澄澄曰著者固少帝怒曰
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而喪邦其是之謂歟又曰王
者不降佐於蒼旻朕失於簡授而令任城輩居尚書任
城其當佐朕舉天下綱維邪抑但署事而已澄曰臣實
署事耳帝曰若爾只一令史足矣何必令僕爲哉澄拜
謝不已帝怒少解久之遷尚書左僕射從征鍾離帝崩
豫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

思達潛通於齊澄信之以狀聞輒禁止肅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歸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赦敖之墓毀孫文子之廟表請修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謀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總勒大衆駱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既而遇兩淮水暴長澄狼狽引歸壽春失亡四千餘人有司奏奪開府降二階澄頻表解州帝不許尋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到州明黜陟賞罰之法蠲除百姓橫調表請公地以賦無業貧人民間布帛不任衣著禁不聽造境內大治澄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士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高肇專攻猜忌賢戚澄常恐不全乃率意麤糙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宣武夜崩事出倉卒高肇擁兵於外明帝沖幼朝野不安澄雖疎斥然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欣賴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

詰各一卷欲以勸誡太后又奏時務所宜振舉者十條
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興立學校以
明黜陟之法三曰興滅繼絶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
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
陟以旌賞罰六曰逃户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役作任
聽即住七曰邊兵逃亡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
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家
毋得復徵租調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
領户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民有事暫可
通單常成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議多異同時
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
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内
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
兵斯實深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太后善之復以朝議
不同而止尋以疾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
彌輕奏求重鎮將之選嚴邊防之備朝廷不以為意其
後北虜入寇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如澄所慮
澄又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動衆請

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赦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塼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駁其事因寢不行澄當宮無所回避嘗奏司州牧高陽王匡雍掠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事虛無君罪至不敬請付廷尉朝野憚之又奏罷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條貫皆有益於政治者而卒不見施用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入貢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勑付廐以成君子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宗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為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勳妄階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苟差殊不同情偽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華世之尤吹毛求疵誠非聖朝盛德之事靈太后納之而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政無大小皆引澄參預神龜元年詔加文侍中貂蟬澄諫曰高祖世宗朝皆有文侍中官未聞其有同外侍中之飾江南僞晉穆后有女尚書而

加貂璫此衰亂之世妖妄之服何足爲法且婦人而服
男子之服化陰爲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三絕劉裕因
以篡代禮容舉措風化之本不可不慎請依常儀追還
前詔從之時太后於京師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外州復
各造五級浮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兼曲赦
左右日有數千百姓疲弊帑藏虛竭至削奪百官祿力以
給之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答之故爲內外
所敬憚二年薨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
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
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
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
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
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乂專權而彝耻於附
託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
刺史謚曰文彝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
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
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
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

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
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宣
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高聲權重
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嘗懷刺詣肇門者以其年少云
坐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
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愕而順辭吐
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
及去肇加禮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
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頓有
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以爲孝思所致尋除給事
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
謝謁順拜表而已初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
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翰叔父宜以至公
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
論得失順嘗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恒州
刺史順謂乂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請假都督爲國屏
捍乂心疑順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
所裁順曰叔父既生殺任已自言天曆應在我躬何得

復有朝廷又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悒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游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會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寃酷行路士庶見其一家十喪皆爲青旒莫不酸泣乂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乂之罪使天下[illegible]太后嘿然就德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游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下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

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深自
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
美徽疑順爲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
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游園徽紇侍側順指
紇謂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
肩而出順抗聲止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爲執案之
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太后默而不
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户又析
彝邑五百户以封順爲東阿縣公順疾徽等聞之賤爲

蒼蠅賦以見風屬疾在家杜絶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
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
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
不受曲拜儼深愧謝順曰卿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
僕射李思沖嘗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
卷下見者爲之震動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
榻弊故以問吏吏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嗄塞流涕遽
令易之時參軍曹令史朱暉素事録尚書高陽王雍雍
欲以爲廷尉評頻煩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

投之於地雍大怒昧爽至都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
衆辱順順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
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
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髯俱張仰視屋極憤氣奔湧
長歔不言者久之徐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
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宋暉關冗省吏何容塵玷廷尉
清班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
也雍曰宰相黜陟百寮顧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
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俎而代順但知殿下錄尚書未
聞有別旨令參選事殿下必如是順當隨事奏聞雍理
屈遂遜辭呼順入室與飲不敢復言暉事順之方毅不
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
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
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
陵户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以附身止有書數千
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
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
帝怪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勑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

非一不可盡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賜絹百
匹餘不得爲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莊帝在
藩順夢黑雲從西北來直觸東南日月俱破衆星散落
天地斗闇有頃雲却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見者云
此長樂王日也尋見莊帝入自閶闔門登太極殿殿下
呼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唯已獨脫衣冠卧集書省
步廊西槐樹下既寤以所夢告元暉業曰此於我殊不
佳因語之曰黑雲者北方之沴氣日君象也月后象也
衆星百官象也以事推之得無北虜亂京邑害二宮戕
百僚之事乎彭城王有功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爲帝積
善必報恐或然矣但惜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
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耳我時卧槐樹下槐字之文從
木從鬼身與鬼竹復解冠冕寧能不死乎然死後乃得
三公贈耳已而皆如其占順嘗撰帝録二七卷詩賦表
頌數十篇並多亡失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
乃手刃康妓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
問朗位司徒屬天平中爲奴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
紀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位吉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

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六司馬安定王休薨休於嵩爲叔父未及卒哭嵩便游田帝聞而大怒詔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頻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初孝文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于宮內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宣武即位出爲揚州刺史威名大震後并妻穆氏爲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謚曰剛第二子世儁襲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孝莊時遷吏部尚書爾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都督守河橋及兆至世儁隔岸遥拜即勑所領艘迎兆度河京師破殘時論疾之尤爲爾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興和中薨贈太尉謚曰躁戾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

州刺史禎性忠謹其母疾篤毀異常時有白雉遊其
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
於皇信堂識之曰公孝行既著今問復彰然宜慎者略
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
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
禎不能遵奉乃聚斂肆情孝文以禎孝養聞名內外特
加原恕削除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以預議定遷
都復封南安王太和二十年遷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
禎以五月至鄴上日暴風大雨凍死者數十人是歲鄴
中旱禎禱于羣祀鄴舊有石虎廟禎告神像云三日不
雨當以鞭罰既而不雨遂鞭像一百未幾疽發背薨謚
曰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禎坐知而不告追奪封爵
國除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
爲梁州刺史帝南伐爲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
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
帝許之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即位拜
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恒山侯尋詔英率衆南討
大破梁將曹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

棄城而走初孝文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爲陳
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
既而梁肥水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
從事英表陳事機乃繫破梁衆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
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
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
書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東走凡收米四十萬石
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以
師行既久命英爲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

之初理在必尅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并可謂天
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暌淹便生
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
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
退士衆沒者十五六英至揚州遣使請罪送所授節及
衣冠詔蟬章綬等詔以付典在司奏英經筭失圖案劾
處死詔恕死爲民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
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
郢州中從事督崇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

並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人曰早生
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兒率衆守
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爲所劫宣武詔英使持節都
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時帝以都督邢
巒頻破早生詔英南和義陽英以衆少累拜請軍帝不
許而英輒與邢巒合兵共攻懸瓠剋之乃引軍而南既
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
一關則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
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

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
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
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薨
贈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名
然性輕躁浮動英深慮其非保家之主欲立第四子略
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
也故歲中驟遷後授相州刺史以七月上官其日大風
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
又有蛆生于首憂心忌之初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

昵及劉騰元乂隔絶二宮矯詔殺懌熙自州起兵討之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所執并其妻子乂遣盧同斬之於鄴傳首京師熙妃于氏前知其必敗苦諫不從自舉事哭泣不絶聲至於熙死熙既藩王加有文學其赴鎮也知友才名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别及將死復與知故書述志意不遂時人憐之

先是任城王澄之未薨也熙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餘日君亦不免謂予不信試望任城家其居既毁之矣熙夢中顧瞻任城第四壁間落無完堵焉覺而惡之以告所親既而任城薨熙亦尋敗皆如夢云始熙兄彝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同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未決意害之由熙勸奬遂至極法世以爲寃及熙之禍識者以爲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曰文莊

王熙弟略字雋興仕給事黄門侍郎熙敗略潛行自託故人河内司馬始賓始賓爲荻筏夜與略俱度盟津詣上黨屯留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欣而納之略舊識

刁雙時爲河西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
昌送略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守
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以略爲大都督詣
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在江南自以家
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之言未嘗一
笑梁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
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勑
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梁武備禮遣之刁雙時
爲光祿大夫帝詔雙境首問勞除略侍中義陽王還達

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
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候粟法光本縣令刁昌東
平太守刁雙西兖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治
賞尋改封東平王後爲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
委信殆與城陽王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
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具臣而已爾朱榮略之姑夫略素
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之入洛也見
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徒公謚曰文貞英弟怡位鄴善
鎮將在鎮貪暴爲有司所糾逃免卒莊帝初以爾朱榮

婦兄贈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肅弟曄安華興小
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爾朱榮死世
隆等推曄爲主年號建明尋爲世隆所廢節閔立封爲
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
薨謚康王子鸞襲鸞學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
藝稱頻爲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
安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尅敗退降爲定襄縣
王後以留守功復還本封宣武時爲定州刺史鸞愛佛
道繕起佛寺大爲百姓之擾宣武聞之詔奪祿一周薨
謚懷王子徽字顯順粗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時襲封
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爲并州刺史先
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輒開倉振之明帝嘉而不罪
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爲郡羣胡自相
戒勿得侵擾鄰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得口判
除秦州刺史還都吏民涕泣攀車不能自已徽車馬羸
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兼
吏部尚書尋爲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

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德同者書年勞等者
進德于時稱爲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
天下士子莫不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怨
嗟之聲俄然上徹還令兼吏部尚書累遷尚書令時靈
太后專制朝綱頹褫徽既孤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徐
紇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陰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
報復識者疾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
通及深受任軍府每有表言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
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元顥之入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

洛也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
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户徽表辭官
封前後屢上徽爲莊帝親待內懼爾朱榮故有此辭莊
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謀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
李彧帝之婿壻徽性佞媚苦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
親寵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
死世隆等竟據不解除徽上公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
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亡及爾朱宗族
聚結謀難徽筭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

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
勸帝不納乃云卜賊何慮[illegible]除又惜財用於時有所賞
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或[illegible]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儉
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
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采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
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爾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
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音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
南山至故吏寇彌毛彌外刺容納內不自安仍怖徽云
官捕將至令避它所使人送路邀害之送屍於爾朱兆

考武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
獻子延襲爵齊受禪國除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豈武郡王
謚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彬字
豹兒勇健有將用爲夏州刺史以貪惏削封後除汾州
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
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
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
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

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宮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爲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後賊帥鮮于修禮寇瀛定二州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修禮師度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子景悊襲景悊早朗即後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獻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改名思譽孝文時爲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削封爲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謚密王子景略襲位幽州刺史薨謚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爲外都大官斷獄有稱孝文南伐領大司馬休嚴而執法六軍肅然及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帝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

錫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禮謚曰靖王詔
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
郭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宣武世配饗廟庭次子
爽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州舊居李潤堡爽表移
於馮翊古城詔從之爽薨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
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爾
朱榮入洛避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
薨謚曰懿子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
時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

將軍平原郡公豪州總管法令明肅盜賊屏迹部內大
清徵爲侯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
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兵襲孝寬爲亮所薄景山
擊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
滎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
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功遷安州總管進柱
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
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詔班師景山大
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歲坐事免卒于家贈梁州

總管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爲秦王庫直大業中爲西平郡通守變第願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爲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嘗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奸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卒

文成五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詣闕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詮字摟賢龍襲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

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
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觀銓動靜詮具以
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討愉平之
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
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
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
都鑒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詐降附葛榮都督源子
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
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謚第斌之字子爽性險無
行與鑒同反敗逃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
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
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曰武襄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
太和四年薨謚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將大斂
帝素委貌深哀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
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
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
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

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亡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屬恒燕身居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諸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贈悼王

燕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内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簡乃至盜竊求乞侍婢卒不能禁薨謚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孝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推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

義廢之以齊郡王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在州貪惏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叙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鉅萬計騰爲事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琛既總軍省求欲無厭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還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柔玄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大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博士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

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踐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勑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壤至宿豫而還還都督徐州刺史徐州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illegible]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註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筭圖乃集器準九篇芳別爲之注皆行於世孫長孺孝靜時襲祖爵

獻文六王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緯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慧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作成之孝文以諸弟與三都職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致譏勖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後禧朝京師詔以廷尉卿李沖爲禧師時三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户爲之深爲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爲禧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自河內[illegible]幹

以下皆取望族賢淑者配之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户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音一從正字禧贊成其事於是語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議降黜先是帝嘗與僕射李沖論語音事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之言即爲正音帝曰若如卿言將見伊洛之間復成被髮之俗卿此論實負社稷

罪合萬死沖免冠謝良久乃已至是帝復追向所責沖
者以厲羣臣且曰朕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意詔
書不可用乎禧對曰陛下光宅中華移風易俗皆由臣
等不能率先以致愚夫愚婦屢格明詔無所逃刑帝曰
若朕言非卿等當抗臂廷論何乃入則順旨出則異辭書
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
公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甚隆然亦知其貪鄙每
加切戒而終不能改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
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

猶欲遠有簡聘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
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朕比纏尪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
百揆宜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既
覽攷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黄門侍郎李伯尚
等謀反帝時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
墉衆懷沮異禧心少緩自旦達晡計不決而罷是日帝
息於芒山假寐浮圖陰下直寢郎苻承祖薛魏孫皆預
禧謀欲乘便害帝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
身癩魏孫遂止帝亦尋寤有武興王楊集始者知其事

馳告變禧未知事露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其爵帥
劉小荀奉啓云檢行田牧遂宿於洪池其夜將士所在
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盡散唯兼防閤尹龍武獨
從禧渡洛水至柏塢被禽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鏁格龍
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勑斷水漿侍中崔
光令左右送酪漿并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
逆氣言於禧玄象示變汝終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
而已至是果如所言禧臨盡與諸妹公主等訣以一二
愛妾爲託公主哭且罵之曰兒正坐多取此輩貧遂財

物致有今日何用見囑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絕其
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賚
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匹
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
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
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
聞絃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
內太守陸琇家琇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弟翼
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二弟昌曄

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請子並聽附屬籍後復
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中屠氏出曄季
妃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爲咸
陽王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爲青冀二州刺史鎮
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爲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一家
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卿年十五奔梁
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頻覿
邊服爾朱榮之害百官也樹時爲鄆州刺史請討榮梁
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
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
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南歸子鵠
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
不許送洛陽置景明寺樹在洛見嵩山雲南向未嘗不
引領歎欷其始發梁也取愛姬玉兒金指環以爲別其
後密以寄姬示必還之意爲人所告賜死未幾杜德暴
得狂疾云元樹擊我如此者不絕聲遂死李昭奉使秦
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得請於帝俟卿至隴然後相取
昭覺而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亦爲達

野拔所害孝靜時樹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
鄴葬父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既葬還
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爲咸陽王送
景使爲魏主未幾景反曄字世茂梁封爲桑乾王卒於
南坦一名穆字延和懦狠酗酒無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
爲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
與身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兇狂時人號曰驢王恐
汝亦不免此號當時聞者遂號爲驢王禕誅後坦兄翼
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

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苟
蔡中歲累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
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云孝武初其兄樹
見禽坦見樹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除之樹知之
泣謂坦曰汝腰背雖偉無善可聞我昔因家難不能死
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苟活而已
豈望榮祿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邪坦作色而去
樹死竟不臨哭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録尚
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

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
冀州刺史復專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例先責絹五匹
然後爲受性好佃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兎春秋捕魚
蟹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傅齊天保
初準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
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賁平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
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
爲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衰可師
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illegible]
王除都督冀州刺史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
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不納州表
斬盜馬人於律過重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切責
之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
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
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省屏左右
誡之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遂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
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帝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

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
謚曰靈陪葬長陵子謚襲爵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
悖禮懲常詔付宗正依禮正罪謚後在母喪聽聲樂爲
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爲岐州刺史謚性暴
虐明帝初臺使元延到甘六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
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大怒鞭保
願等五人各二百後數日謚召近州人夫閉門內外嚴
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城中兇懼衆
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
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倬馳馹喻之城人既見
峥至開門謝罪乃罷謚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謚
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
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爲御史所
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謚贈假
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諶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
書爾朱榮之入洛陽啓莊帝欲遷晉陽帝以問諶諶爭
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如國就也且河陰之役
君忘之乎諶曰天下之事天下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

恐元諶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坐既無益死復何損正
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諶其從弟世
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慄諶顏色自若居數日帝與
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
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何必去河洛而就晉陽也
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遷都議革永安元年
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爲其父
靈王愛其爭謚以爲世子故也莊帝詔復諶趙郡王歷
位司空太保太尉録尚書事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謚孝
懿諶無它才識歷位雖重時人畧之謚弟譚頗彊立少
爲宗室所推敬卒於秦州刺史譚弟讞貪暴無禮位太
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爲外都太官羽
少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爲大理典決京師
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録尚書事孝
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
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等留守代都並加
使持節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

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後孝文臨朝堂考羣臣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令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恭勤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

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
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鍾叔翻故不
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鄣盡皆削奪
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騎常
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通墮致使王言遺滯起
居不脩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
夫李彥曰卿實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
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第帝復引
陸叡元贊等前曰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
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身不免面
牆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
名亦不可得也帝大悅車駕南伐除羽開府青州刺史
詔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誡與宣武即
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司徒請爲司空許
之羽先淫貪外郎馮俊與妻夜私遊爲俊與所擊積日
祕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慧子恭襲是爲
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
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

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爲
太傳録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
悉居其下又爲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
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
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
遷大丞相薨謚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
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爲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傲儻不恒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
兒之淺深然觀其任眞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
潁川王或說雍待士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
諸王用聲名何爲改封高陽後爲相州刺史帝誡曰爲
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易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故曰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之臨二州也
留心政事微有聲稱頃之入拜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
盡家人之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
侍中如故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柏堂諮決大政給
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別
勑將作營國子監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

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
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
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
爲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正請返私門靈
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
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作錦繡金玉珠
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錦纈止於縵繒而
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
從之而不能久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

尚書事朝晡侍講明帝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
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侍坐特
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祿粟至四
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
納博陵崔顯妹欲以爲妃宣武初以崔顯世號東崔地
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疎棄崔氏僅給衣食
而已未幾暴薨或云雍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
及遺雍遣其閹豎丁鵝自至宮內料簡四人冒以還第
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

相國謚文穆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居朝首不爲時
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褫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乂
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伯昌頗有時譽位太常
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謚曰文子斌襲斌
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
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天保初準例降爵爲高陽縣公
拜右光禄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
賜死
彭城王勰字彦和幼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

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勰有所知
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憔悴心喪三年不參
言慶孝文大奇之壯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内參決
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
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井金墉
城顧見堂後梧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
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凰應德而來豈梧竹所
能降也帝善其言嘗侍内宴帝命羣臣賦詩勰既應制
帝爲改一字賞之曰中令之作鏗鏘雕刓猶是玉之本

體不見其爲疵也從幸代都經上黨銅鞮山勰云帝十
許步帝指道間松命勰賦詩云比至吾閒當就勰應口
而成帝大喜後頻表解侍中不允詔贈勰所生母潘氏
爲鄴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
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
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
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今古云殊實
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悬吾與汝以
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帝親講喪服於清微堂

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沖蒙早登顯綏失過
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我解浮辭
抑而不許須因醉坐脫爾言從故爲朝賢遂親傳說御
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下親承
音旨可謂千載一時者也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
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勰親勒大衆時有二大
鳥自南方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勰以爲
祥言之於帝帝戲之曰鳥之異威豈獨中宣之畧厥亦
分其一爾明日果大破崔景峯爾衍等軍帝令勰爲露布

既就殊類帝文見昔歲謂御筆及豫州帝爲家人書
與勰曰每欲立一宗師輔我九族汝親則宸極官則士
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
典隨事以聞帝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有國
醫徐謇昔亡歸洛陽勰急召至莊所泣涕祈請悲感左
右乃密爲壇於汝水之濱用周公故事爲帝請命帝疾
稍瘳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
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僚於宣極堂
行飲至策勳之禮以勰功爲最最可以勰爲司徒太子太
傅侍中如故俄而齊將陳顯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勰
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帝仍不豫至馬圈疾
甚謂勰曰霍子孟以異姓受託汝既親賢不可不勉也
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誠應
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要此乃周旦遭逃
成王疑惑之日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
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思汝言理
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厭榮辭
綏吾百歲後當聽其遂沖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宮祕遏

喪事勰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舉喪於安車中勰等視疾進膳可決外奏如常時既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聽事得斂襯還載卧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勑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齊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侍醫至於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崩之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〻過勰上謚議協時薨尊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天緯地曰文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既葬帝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勑欲遂其雅

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
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景明初齊
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
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
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
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勰還朝
初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
等數人勰傾意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矜
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所貫慈澤請俟仁駕振旅

然後反跡其爲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頻表辭大司
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以錄尚書
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允時咸陽王禧驕矜不法北海
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
遵遺勑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烈深以爲忽烈子
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攬政時詔祭王公
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勰禧詳等
引見帝謂勰曰須南北務殺不容御遂沖操眼何敢久
違先勑今遂叔父高蹈之志勰等拜謝詔爲勰造宅務

從簡素以遂其心勰知見讒作蠅賦以自喻又以勰爲
太師勰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爲書與勰崇宗不人之禮
勰不得已應命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
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
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
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敦
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爲三十
卷名曰要略上之尚書令高肇性兇愎其兄女入爲夫
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憾之初

勰嘗任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王愉構逆僧固
見逼在其黨中至是肇虎賁中郎之參通謀勰實使之
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
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
訪暉暉明勰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偃祖珍爲證帝信
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
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與
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橋牛傷心惡之宴於禁中夜
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賫毒酒至勰曰

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鐶築之勰乃飲武士就殞之向晨以褥裹尸輿歸其第云過醉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害忠良如使天道有靈汝亦行當如我及肇誅復於此室論者知有報應焉勰既有功於國無罪見害舉朝喪氣行道士女莫不掩泣景明報德二寺千餘僧鳴鐘將齋聞勰薨皆嗟痛不食飲水而罷帝爲舉哀東堂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鸞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謚保定大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節閔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劭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雍州刺史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啓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子韶字世冑好學美

容儀初爾朱榮將入洛父劭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
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遇盜幾見害賴仲明
兄子僧副拒賊脫之於難次值一老嫗匿之居十餘日
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
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
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
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太保元年降爵爲
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
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賢多愛林泉脩築宅華而不侈又
宣嘗制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illegible]找以彭
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
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
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亟日誅元世哲
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
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
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彊壯皆斬東
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
一人悉投屍漳水割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

魚世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棄紙鳶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勰第三子子攸是爲孝莊帝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宣武攬政爲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雷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攬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識者以天威如此知其必不終詳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厭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讟嗷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毀

遂從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即茹皓妻姊詳既素附於皓又緣遥好往來綢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爲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婦子作活也至此貴寵榮盛

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寬入禁糾詳貪遥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埽靜等專恣之狀夜即收禁南臺又命虎賁百人圍守詳等夜中慮其驚懼奔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從就

太府寺免爲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攻劫出之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寺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後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賵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遥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殴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脛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撻之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户匹敵何所憚而不檢校夫壻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而死罪無定名遠近歎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顥襲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爲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勲明遠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等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遠頻破賊解豳華之圍後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武泰初

爲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爾朱榮入洛推立莊帝授顥
太傅顥以葛榮南侵爾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
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爲魏主假之兵將
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稱號
孝基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爲顥所禽莊帝
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屢
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已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
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
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
望莊帝與爾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
敗被禽顥自轘轅出至臨潁爲臨潁縣卒所斬初顥入
洛其日暴風欲入閶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
有恒農楊曇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冕冕不過六十
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
驚奔觸北宮鐵柱一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
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
第項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
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所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

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六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恍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爲立名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爲皇太子及冠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具進止禮儀帝皆爲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山陵在彼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如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讀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

恂甚銜之孝文幸嵩嶽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
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
帝聞之駭愧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
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
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
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
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
國家大禍脫待我無後悔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
之河渚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
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
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 尉 撤酒詣河陽賜恂死
時年十五歲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
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
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
尚寢不爲聞尚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
彪付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累疾數日死初
帝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聘彭
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

嘗謂郭祥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如何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宣武初爲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

晨昏寢處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爲納順皇后妹爲妃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時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毆擊之彊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子勁以后久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愉寵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中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眞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

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宇廣平王懷頗相誇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非親要勢劣二年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篡殺主上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宣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平詔徵赴京師中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氏臺盥其私情雖鎖縶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以見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絕氣而死時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見殺後靈太后令愉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寶月第寶炬是爲文帝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與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

則方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寛仁
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封宣武初拜侍中
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
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
及京兆王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肇因愉之
逆又譖殺彭城王勰懌恐不免肇又録囚徒以立私惠
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
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
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宣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宣
明以爲至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
相僭越至於減膳録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
人臣之義且陛下脩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王燭自
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
在矣宣武笑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
懌裁門下之事又與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懌者自云呪
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
衣食使於城西南治療百姓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

之科禮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君正防遏姦邪昔在
蠻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
異遂能眩誘生人卒致黄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
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
此事可爲至鑒靈太后深納之太后以懌孝明懿叔德
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亦竭力匡輔以天下爲
已任領軍元乂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
每欲黜之爲乂所疾乂黨人通直郎宋淮等希乂旨告
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無驗乃釋焉懌以

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録二十卷以
志焉正光元年七月乂與劉騰逼孝明於顯陽殿閉
太后於後宮因懌於門下省懌誣伏遂害之時年三十
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駭遠近矣人在京
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勞面者數百人神龜三年追封范
陽王謚曰文獻以禮加葬後更追復爲河間王子亶襲
亶子善見是爲孝靜帝
廣平王懷太和二十一年封累遷驃騎大將軍孝明即
位拜司空尋進太保領司徒二年薨謚曰文穆長子誨

孝昌二年封范陽王第三子脩是爲孝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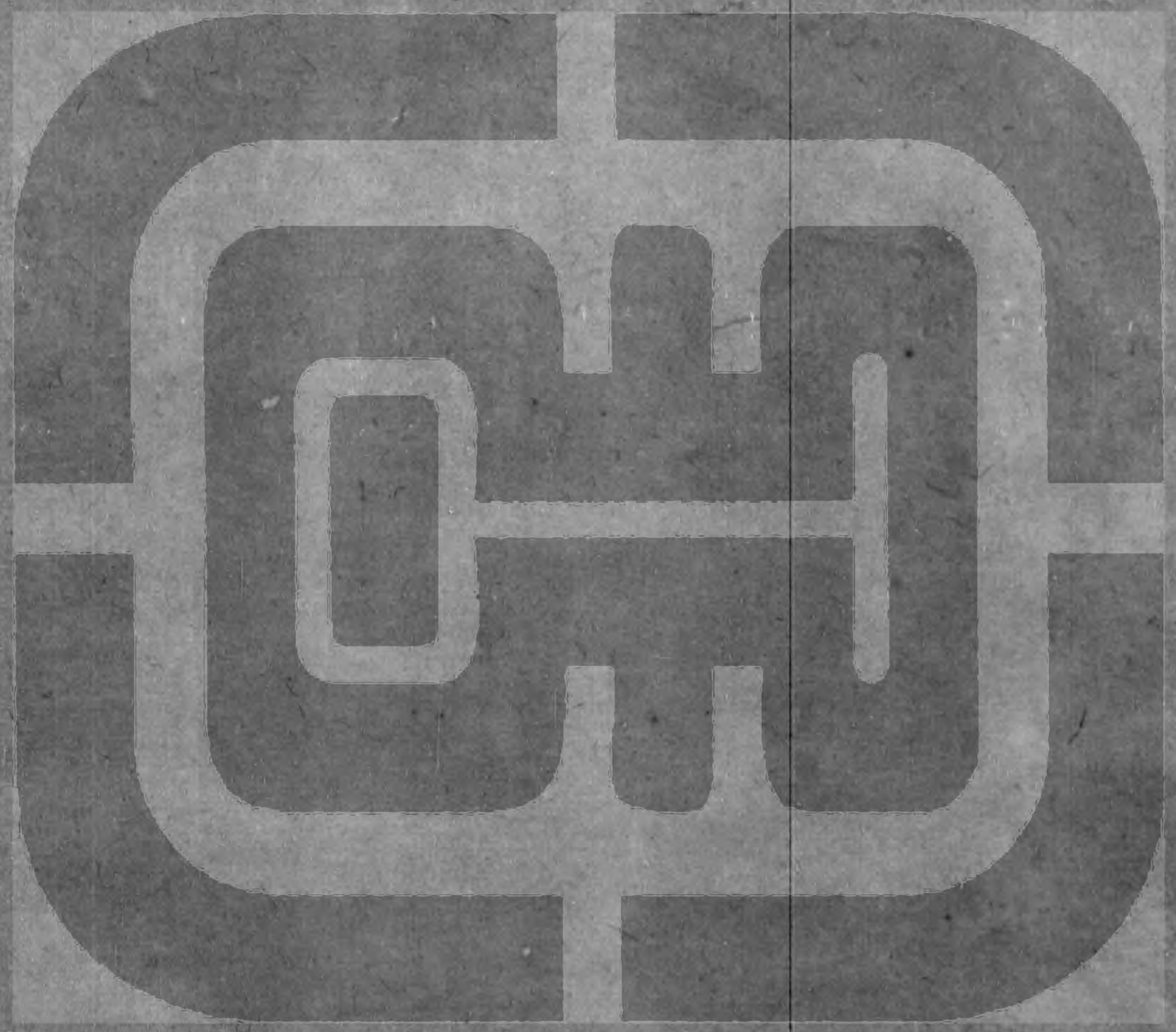
汝南王悅景明四年封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
俶儻難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熙平二年坐殺人免官
以王還第悅妃閻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
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干悅教服松术之劑冀以得仙
悅惑之輕與出外採藥暴露原野遂斷酒肉粱稻唯啖
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忽妃妾動加捶撻悅嘗
野宿靈太后勑檢問其妃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牀褥
[illegible]尚未入悉太后因令白[illegible]諸王及三藩正妃病百日[illegible]

上者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
爲元乂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乂盡
其私佞之情乂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
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
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悅仍呼河兒親自
拊循尋遷太保出爲徐州刺史至州乃爲大劉雄置於
州門云有盜者即斬其腕姦偷懼其無常能行異事爲
之暫息孝昌二年復領太尉及爾朱榮舉兵向洛悅遂
奔梁梁武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爲魏主年號更興節

閔初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禪武誅爾朱
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
動爲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
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數前後害之贈假黃
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謚曰文宣子穎與父奔
梁卒於江左

皇子恍年七歲景明元年薨葬文昭皇后陵東後以增
廣文昭后墳塋徙窆北岡

李延壽曰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周文天縱寬仁性
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
踐阼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
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宗室專 第七十

通志八十四